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七

咸豐七年丁巳。八月。庚戌。長蘆鹽政烏爾洪額前任貴州布政使文謙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二十八日。後，派知州等官將理藩院回文送往。冒險前進。二十九日。始登其船。告以已有回文。當面付給。該夷拆閱。據云。所商之事。不能在津定局。該酋普提雅廷。與通事明常等。暗為商酌。且俟折回本國。由國主再行定奪。該委員等。諭以現奉

大皇帝恩旨。因爾國初次遠來。又係爾國大臣。特派天津文武送行。以盡賓主之禮。據該酋云。我等實不敢當。且程途較遠。趁此天已晴霽。擬即起碇回帆。該委員隨即下船。行未數

里。望見夷艇業已起煙開行。仍諄囑天津鎮道。暫住數日。

並諭海口員弁。照舊防守。

硃批。知道了。

烏爾洪額等又奏。該夷遵諭回帆。情詞恭順。茲派員送給回文。酌備羊隻水菜食物等件。因該夷遵允回帆。不復辯諭。隨將食物送給。該夷頗為欣感。當即收受。惟據取出該國土儀數種。堅欲該委員等帶回。並致送委員等泥絨數塊。該員等卻之再三。默思大局已定。該夷已甚悅服。不值因小節而失和睦。暫將禮物帶回。開具清單。擬由文謙攜帶回京。交軍機處呈

覽後。應否發給俄囉斯館學生收受。伏候

欽定。

硃批。覽。

辛亥。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夷使臣普提雅廷咨稱欲會商未定界址。

當諭令奕山親往與該夷會晤。東公查辦。昨據錢炘和等奏該

夷於七月二十六日。折回天津海口。該藩司等派員將理藩院

回文。當面付給。並告伊已專派大員在黑龍江等候會辦。該夷

使既得回文。又經地方官以禮貌相待。歡欣而去。惟稱查勘地

界一事。尚須折回本國。請示該國主等語。自係實情。此次普提

雅廷路過黑龍江。諒必至海蘭泡等處。奕山如與接見。當告以
中國既有咨文。至薩納特衙門。將來未定界址。自必由該使臣
與奕山秉公查勘。所有海蘭泡。闊吞屯。精奇哩等處。均有該國
屬下人蓋房占住。現在界址未定。自應先行撤回。以守舊章而
敦和好。即或一時未能全撤。亦須飭令安靜居住。勿與中國民
人。互生嫌隙。該使臣係該國大臣。諒能約束屬下。靜候查勘。儻
或該使臣不到黑龍江與奕山晤面。奕山亦可曉諭海蘭泡等
處夷人。告以該國有大臣普提雅廷。即日前來。與該將軍查勘
界址。兩國永敦和好。爾等若不候定界。擅自蓋房占住。實屬非
理。中國必咨行該國懲辦。速即撤回人船。靜候該大臣來到黑

龍江會同查勘。方為妥協。如此剴切曉諭。該夷或可稍為斂迹。不至如前肆無忌憚。該將軍等仍當暗加防範。毋令沿海奸民私通貿易。絕其接濟糧食。或可廢然而返。即將來議定界址之後。該夷見黑龍江無可貿易之處。亦不至妄請通商。著景淳妥山妥為辦理。先事豫謀。以消後患。

又

諭寄諭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昨俄夷使臣普提雅廷乘坐火輪船。來至天津海口。呈遞夷字經直隸布政使錢炘和等轉遞。據稱恰克圖貨物壅滯。及兩國未定界址。求為勘定等語。除將分界事宜。寄交黑龍江將軍奕山俟普提雅廷到時。會同

商辦外。並將此節已飭理藩院撰擬回文。由錢炘和轉交普提雅廷。並令錢炘和。送給該使臣食物。俟起程時。親赴海口餞送。普提雅廷接奉回文。及送給物件。甚為恭順感激。由海口起碇旋回。如經過恰克圖。再提此事。即告以聽候黑龍江將軍辦理。斷不可另生事端。

戊午。浙江巡撫晏端書奏。查暎咭唎夷人自通商以後。歷久相安。近年來間有學習中華言語之夷人。每於新茶新絲出市之時。探聽市價。改裝易服。潛至內地。均經地方官沿途查出。押令折回。並未傳書習教。本年春間。有上海夷商。雇用通事。赴內地產絲處所。收買蠶繭。販運赴滬。該夷

商並未偕來。臣與江蘇撫臣趙德轍。先後訪聞。當查蠶絲為稅課大宗。而浙省產蠶之區。惟湖州為最廣。飭據署湖州府知府梁正標。查明蠶繭例無稅則。且為通商章程所不載。夷商收買蠶繭。仍可繅絲。其意在漏完絲稅。而內地商民。亦以蠶繭名目。未見於浙省釐捐章程。遂各趨利若鶩。烏程縣屬橫塘橋南潯地方。有姚正泰。桂亦和。私開繭行。布圖販運上海銷售。為偷免釐捐之計。當經臣飭令將該行查封禁止。並移行經由各關卡。查出蠶繭。數明蠶繭一斤。可得淨絲若干。即照蠶絲之例。飭令補輸關稅。補納釐捐。並咨請兩江督臣何桂清。飭行江海關道。諄諭夷館

領事。毋許洋商句串內地商民發本收買。嗣查橫塘橋私設繭行。原奏謂吳香谷句結包攬。何以該府所稟者為姚正泰。飭據梁正標查覆。謂吳香谷居住橫塘橋。姚正泰私開繭行。係向吳香谷租賃房屋。曾經訊明吳香谷並未知情。亦非合夥。取具供結稟復。臣復查湖州一府。民間以蠶桑為世業。而育蠶之家。未必盡能繅絲。是以轉鬻於絲行。而絲行之兼收蠶繭者。向於藩司衙門。請領牙帖。現查舊設官行。均無販賣蠶繭之事。此後如有新開絲行請帖者。應令地方官取送不敢句串洋商販繭切結。方准給帖。以杜流弊。儻敢私自販運出境。一經查獲。即照絲斤出洋例

治罪。庶奸商奸民知所斂跡矣。

硃批。知道了。

丁卯。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奏。上海地方。向
不販運蠶繭。是以通商章程。只載湖絲等稅則。亦無蠶繭
名目。本年夏間。臣等於未奉
諭旨之先。訪聞夷商有雇用通事。挾貲赴內地收買蠶繭。運滬赴
關報驗之事。即經密札飭查。旋據護關道藍蔚雯稟覆。該
商等所販之蠶繭。訊係用火蒸烘。可以久儲。因稅則無名。
請照估價納稅。布圖輕減。此端一開。恐該夷商惟利是圖。
將來販繭漸多。販絲漸少。於稅務大有關繫。惟有於出產

蠶繭之處。禁其販賣出境。業經移行浙江嘉湖二府及蘇屬之太湖。吳江。震澤。常屬之無錫。金匱。鎮屬之溧陽等廳縣。一律出示。嚴禁販賣蒸烘出境。現在議立章程。應以蠶繭一斤。可得淨絲若干。仍照湖絲課稅。以杜趨避等情。欽奉前因。復經恭錄札行欽遵去後。茲據將議定稅則。詳覆前來。臣等覆加查覈。此項稅則。現據議定。凡烘蒸之蠶繭。不論粗細。從六月初十日起。每百斤徵銀三兩。覈與湖絲論斤抽稅數目。尚無軒輊。其未經議定之先。報驗出口之蠶繭。多係洋商私購而來。當時權照估價抽稅。稍不足數。已屬無從補徵。而湖絲一項。例應補納三關稅銀。蠶繭係

絡以成絲之物。此後亦應一體補納。內惟太平一關。例載蠶繭每百斤。徵稅銀七錢二分四釐。遂就三關絲稅。逐一比較覈計。所有應行補納蠶繭稅銀。除太平關應照原例每百斤。徵稅銀七錢二分四釐外。其贛州關每百斤。應徵銀四錢六分四釐七毫。北新關每百斤。應徵銀四錢三分三釐五毫。示諭關卡。暨內地各商。遵照辦理。該夷商業已無利可趨。自查辦後。並無商販運繭來滬。似可不禁自絕。至五口議令通商章程。內載。夷人不准遠入內地遊行。近年每據各縣稟報。有夷人越界遠遊之事。均經解送赴滬。由該關道。照會各領事。領回管束。並令諄飭各夷商堅守

成約。不得陽奉陰違。欽奉前因。臣等復飭該關道。申明例禁。隨時留心防範。一面移行各府州。轉行各州廳縣。出示曉諭。如有不法奸民。句串夷人。擅入內地。無論有無滋事。即由該地方官查拏。從嚴究懲。並將夷人押交領事。嚴行約束。照章懲辦。以符條約而杜釁端。

硃批。知道了。

熱河都統英隆奏。風聞得松嶺子邊門外朝陽縣界內松樹筒子地方。有西洋人建蓋天主堂。聚集多人。念經作法等情。現密飭熱河道。轉飭赤峯縣知縣景蘭密查。俟得實在情形。再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英隆奏朝陽縣與奉天錦州府接壤之處。有夷人潛進。並據慶祺咨稱。朝陽縣界內松樹嘴子地方。有西洋人建蓋天主堂。衆人念經等語。朝陽縣界。並非各夷通商之地。豈容建立天主堂。聚集多人。致滋流弊。所稱西洋人。究係何國夷人。抑或內地奸民。假託外夷。希圖煽惑鄉愚。英隆現已委員前往密查。並著慶祺派員會同查明。即將辦理情形。據實具奏。

己巳。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淳。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數德奏。三姓副都統圖欽。轄據烏蘇哩口巡防佐領報稱。俄夷前在松花江右岸圖勒密地方。起造窩棚。茲復在該處添房一所。內存雜貨。門前挖濠一道。夷人駕船由上

游至烏蘇哩口。右岸蓋房一所。內存銅鐵等物。餘船相繼來行。又夷人駕船。自下游向上回行。並有夷官等帶同男婦子女一百餘名。駕船載糧。道出黑河口。駛抵霍爾托庫。少停即行。又有夷人。自下游駛入黑河口。向上回行。復有夷官帶同男婦子女四百餘名。駕船載畜。駛至左岸霍爾托庫。留人。餘皆東行。由霍爾托庫。分撥夷人。駕船駛入黑河口。向上回行。並有夷官。帶人二百餘名。駕火輪船。自下游駛至奇林江心停泊。次日分撥夷人。駕船駛入松花江。闖入黑河卡倫。逆游西上。經守卡官追拒。一面飛報。經景淳行令三姓副都統。揀派弁兵丁勇。駕船迎阻。嗣據佐領

春福等。督率赫哲。趕至六十餘里。夷人揚帆前進。即令赫哲。以樺皮小船排於江面。致被夷人苦打。委員由江岔迎頭抄出。即縱上夷船。將其布篷扯落。理阻回帆。仍至奇林停泊。詎夷官約會辯論。該員等遂將路票。持給閱看。諭以爾國恐爾等任意妄為。今爾等違制分竄。豈非自取罪戾。瑪兩爾俯首無詞。始稱誤入松花江上游。明日定由黑河口折回。該員等派兵指引。送至黑河口。向上回行。聲言告知木哩斐岳幅。仍欲旋回。占居此地。其忿恨之狀。難免不無復來。嗣又夷人男婦駕船載糧。駛至霍爾托庫偏西地方。以柳枝壘作房牆。又准黑龍江副都統報稱。有夷官駕

船。自下游行至大黑河屯左岸。少停即行。又據報稱。該夷
復於左岸精奇哩附近。開地八段。約計五十餘晌。據夷官
聲稱。伊國來人既多。因無菜蔬食用。故自行墾種等情。該
夷既在精奇哩開地種菜。松花江右圖勒密添蓋房間。且
有船隻闖入卡倫。逆游西上。擅打樁柝。雖被委官竭力阻
回。而該夷恃強肆逞。實甚堪虞。茲經理藩院行知該國曉
諭。儻能從而斂迹。或可暫獲相安。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俄夷復於江右蓋房。及越卡駛行一摺。
前曾諭令奕山。會同俄夷使臣普提雅廷勘定地界。並先行曉
諭海蘭泡等處夷人。該國現有大臣前來。應即撤回人船。靜候

查勘現在該夷復有在黑龍江左精奇哩開墾種菜松花江右圖勒密添蓋房屋並有船隻越卡西上之事其為圖占地方欲謀久住已屬顯然著奕山等仍遵前諭告以中國與該國和好有年不應擅自蓋房占地現既派有大臣與爾國使臣分勘界址不得任意違例致啟爭端一面妥為駕馭毋令開釁一面密禁沿海奸民私通貿易斷其接濟使彼糧食匱絕當必廢然思返該將軍等勿因海濱地廣難於稽查致令奸民勾結自貽後患

壬申廣東巡撫柏貴奏回粵後查詢此次夷務實為堅欲進城蓄謀已久其所謂水師弩獲划艇匪犯一節不過藉

端啟釁自上年九月至十二月始而滋擾繳臺旋即圍攻

省城皆欲從此震動庶可任其要挾督臣葉名琛早已知

其詭計復疊次欽奉

訓諭愈見堅定不搖並屢飭兵勇轟壞夷船多隻復傷斃夷匪一

千餘名該夷遂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將各船退出省

河至本年五月初旬該夷復在東路西路河面連日滋擾

均經擊退嗣後亦無再行開礮攻擾情事現在防堵一切

仍皆嚴密雖大黃圍一帶河面尚有夷船數隻灣泊日久

亦並無動靜察訪近日嘆夷情形窮蹙已極諒不日即可

就範

硃批○知道了○

九月○庚辰○

諭軍機大臣等○王茂蔭奏請飭外省廣鑄制錢○暫濟民急等語○據稱○江浙銀價○向來每兩換至制錢二千有零○自暎夷在上海收買制錢○錢即湧貴○以銀易錢之數○漸減至半○現在每兩僅易制錢一千一百餘文○兵民交困○而夷人竟據為利藪○因請飭於江浙兩省○加爐加卯○廣鑄制錢○以濟目前之急○該侍郎所奏○自係為銀賤錢貴○變通調劑起見○著該督撫等○各就地方情形○酌量妥辦○至夷人收買銅錢○應如何杜漸防微○設法阻止之處○並著何桂清○趙德轍○晏端書○悉心籌議具奏○王茂蔭原奏○著鈔給閱

看。

伊犁將軍扎拉芬泰奏。伊犁營務處接准匡蘇勒官咨稱

前因判斷燒搶貿易圈子。我們斷事。貴處不睬。今帶領官

兵商人。同回本國等因。當飭協領。前赴夷圈。察看夷圈人

等。行色倉皇。並據貿易安集延等訴稱。俄夷近與控噶爾

唤咭唎等國。連年戰守。所失地方甚多等語。查上年俄夷

守信官回國之後。該匡蘇勒官有阻住哈薩克不准貿易

之謠。有俄夷兵隊數萬行抵卡外之謠。繼而形諸文牘。有

流民偷挖金砂之語。有西畢爾派兵驅逐之語。伊犁奇沁

卡外。有俄夷在彼盤踞。名則以布魯特為詞。繼而沿河下

游相率折回即請開水運名則以省運費為詞跡其前後情節詭誕多端因其行期匆促當飭營務處將所交夷圈內房間器具等件照單點驗管理夷務各員即就夷圈筵宴一次並給送食物數種該匡蘇勒官帶領夷圈人等啟程照例護送出卡伏思伊犁官兵操演精勁該夷通商有年諒伊聞而震懾未必敢肆鴟張然防範斷不容緩按兵法總以堅壁清野為上策上年已械囑明諭於游牧水草處所交夷之第以逆跡未彰姑從緩辦復慮奇沁卡外水道曾有夷人探視儻由該處潛造戰船尤宜加意嚴防不但籌禁茶黃足以立扼其要害伊犁茶稅自奉文後即行

設局開征。第恐夷圈一撤。日久因循。即阿克蘇現有軍需。暫緩而不可終輟也。已諄囑各大臣同心協力。聿觀厥成。竊計該國薩納特將來必有咨復理藩院之文。如其求償。可否由理藩院咨令該國速赴塔城。領取貨物。屆時由該大臣酌辦。總之夷圈悉撤。不留一人。情跡本難懸揣。惟有倍矢小心。以期毋誤機宜。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扎拉芬泰奏。俄囉斯夷人欲在伊犂內河行走。並不肯領回追存貨物。當經諭知理藩院行文該國薩納特衙門。令其恪遵成約。仍由陸路行走。並令其派人前往塔爾巴哈台收回貨物矣。茲據扎拉芬泰奏稱。該夷官帶領夷圈人等

啟程回國。並不提及賠償之事。已由該將軍派員款待。護送出卡。並豫籌防範貼補之策。以備緩急等語。所辦尚為妥協。該夷決然捨去。未必無因。該將軍既經以禮相待。自可杜其藉口之端。所稱堅壁清野。及籌禁茶黃等事。但當隨時留意。諒該夷未必遽啟兵端。中國亦不可先露痕迹。至籌徵茶稅。以備將來貼補。自未可中止。著該將軍。傳知應辦茶務各城大臣。認真籌辦。毋得有名無實。至俄夷人船。近年以來。時在黑龍江上下行駛。並於兩岸蓋房。本年六月間。復有使臣普提雅廷。來至天津。聲言欲勘定分界。已由天津委員。妥為開導。禮遣起程。並將詳細情形。行知該國。或者該夷意在黑龍江通商。遂捨伊犂而去。抑

或該國接到咨文。別有商議。俱未可定。該將軍但當隨時偵探。加意密防。無稍大意。此次所奏與該夷往復文內各情。亦經諭知理藩院轉行該國矣。

給俄囉斯咨文。

大清國理藩院為咨行俄囉斯國薩納特衙門事。現據伊犁將軍咨稱。貴國匡蘇勒官於七月二十二日起程回國。所有一切貨物。俱已帶回。復據該將軍咨稱。所有房屋及零星器具。距河甚近。恐日久或有衝沒。旋據貴國匡蘇勒官遞稱。儻日久坍塌損壞。與中國無涉。現在已由伊犁將軍。派員照單查收。代為看管。並派員照料匡蘇勒官等出卡。相

應知照貴國薩納特衙門存照可也○

壬辰○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據俄羅斯文稱○本年換班喇嘛學生○於閏五月二十一日○由恰克圖起程進京等語○當即報部照例派員至恰克圖等候○待至七月間○俄羅斯並未將新班學生送到○曾經劄知恰克圖部院章京○向該夷詢問該學生等於何時起程○茲由該章京稟報○俄羅斯瑪雨爾來署○呈出俄文一件○口誦此文○係伊國總理東錫畢爾等處固畢爾那托爾所文○因遲誤使臣進京○是以將本年新班喇嘛學生○停止起程之處○派瑪雨爾明白告知等語○稟覆前來○惟此事係該夷瑪雨爾口訴

之辭。亦未言及明年是否起程。該國固畢爾那托爾並無公文前來。是以復行知照該國固畢爾那托爾。本年喇嘛學生。是否來京。如不前來。究於何時再來。及何故不行來京之處。迅速咨覆。以便報部等因在案。今據該夷文稱。所有換班學生等。是否進京之處。無由得知。只知停止喇嘛學生進京。係因東邊大臣有違和好。阻止使臣進京之故等語。此次俄夷因阻止夷使進京。輒不令新班學生來京。如置之不問。恐該夷益肆鴟張。擬將所以阻止使臣進京之故。及此次不令新班學生來京。與前次行文不符。並令照料喇嘛學生之章帖式等回京之處。一併行知該夷。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據俄囉斯署固畢爾那托爾文稱現有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公文一件。並有便中寄給喇嘛巴拉第文一件。祈為轉致等因前來。當即繕給收到回文。並將咨行理藩院公文一件。寄給喇嘛文一件。一併由驛轉遞。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本國君差親信大臣公普提雅廷擬奉貴院咨覆呈送敝國祈閱之下。貴院並未深悉本國交友之誼。貴院若查覈兩國舊例。即將商議緊要事件。特差使臣進

京之條咨覆　敝國　茲將本國君差委親信大臣之意看輕。不使進京。貴院未必詳查恰克圖兩國定例第九條之意。率行陳奏。則貴院有失友誼。將有益要事。久未商議。想貴都必無作速完結之心。查此節。敝國使臣普提雅廷。盡心辦理。以兩國界址之事為貴。必須明白奏聞皇帝。敝國轄邊大臣。安戢疆圉。使不致如塔爾巴哈台滋擾之事。再起釁端。現在駐劄伊犁之匡蘇勒官。懇貿易之人受累。即回本國。其雖將塔爾巴哈台之事。遷延不結。致本國貿易之人。多有擾累。貴院自必深知。並不視為要事。實非敝國大臣之過。若將此情奏聞

皇帝○必能秉公持平覈辦○敝國前將所辦事件○吩咐使臣普提雅
廷○聲明貴院○令伊前往北海○或在
貴國附近地方致信○伊當作速會商○以盡兩國和好○原期敝
使臣妥速進京○仰祈貴院再為一查○將此節覆奏
皇帝○仍令敝使臣普提雅廷援照恰克圖舊例內○第九條友誼之
道○速為款接照看入都○為此咨行○

甲午○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羅斯換班學生○停止來京
迎接學生之筆帖式等官○是否回京一摺○並鈔呈該國咨覆庫
倫及薩納特衙門咨理藩院文各一件○覽奏均悉○該國學生○現

屆換班之年。中國照例派員迎接。今俄囉斯因不准普提雅廷進京之故。停止學生來京。並非中國拒絕。只可聽之。著德勒克多爾濟等體察夷情。如果該學生並無來京消息。自應將派出之筆帖式等官撤回。不妨稍為從緩。亦不必與之辯論。至普提雅廷於七月到津。經直隸藩司錢炘和等接收咨文。據情轉奏。即經諭令該司等以禮相待。並特派大臣赴黑龍江會同該使臣查看烏特河分界事宜。臨行復遣員相送。普提雅廷收受回文。欣喜而去。並稱回國告伊國主辦理。是該使臣到津並無嫌隙。此時分界事宜。自應靜候會辦。諒該使臣回國。必有分曉。此時薩納特文內。援照恰克圖例內第九條。請仍令普提雅廷入

都等語。理藩院事例第九條。皆指使臣到邊界而言。並無進京

明文。又是專言貿易。並須將來辦何事先行報明。此次普提雅

廷。並未說明何事。又非到貿易處所。與向例迥不相同。恰克圖

是否另有通商事例。抑即是理藩院條例。著德勒克多爾濟等

查明。遇便附奏。其薩納特衙門來文。已由理藩院咨覆矣。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覆事。據稱貴國差委親信大臣。不使進京。本院必詳

查恰克圖兩國定例第九條之意。祈將此節覆奏。仍令使

臣普提雅廷入都等因。查本年七月間。使臣普提雅廷到

天津投遞文書。由直隸藩司錢炘和代為齎呈。本院已照

來文咨覆。並詳細咨行薩納特衙門在案。本院復奉
大皇帝諭旨。令天津文武各官送行。以盡賓主之禮。嗣據錢炘和
呈稱。普提雅廷接奉回文。並閱看本院劄付。甚為欣悅。並
稱俟回本國。由國主再行定奪。隨即起碇而去。現在
大皇帝已派大臣。在黑龍江等候普提雅廷會勘烏特河地界。貴
使臣是否已到該處。本院未據黑龍江咨報。自應靜候普
提雅廷會同黑龍江大臣查勘地界。此事中國與貴國毫
無嫌隙。並未有失友誼。相應咨覆貴國薩納特衙門可也。
庚子。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淳齊齊哈爾副都統
卯數德奏。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等報稱。初十日晚有

夷人駕船載糧。自大黑河屯左岸起行。駛至黑龍江城附近。分人下往。餘則向上回行。十七日。有夷人駕船載糧下駛。另有夷人駕船。隨帶糧械。自下游駛至大黑河屯左岸。少停回行。二十二日。有夷人駕火輪船。自黑河屯左岸開行。忙由江面下駛。又有夷人男婦駕船載畜。駛至大黑河屯左岸。分人順游下往。餘留存居。二十七日。夷人駕船載糧。自下游駛至大黑河屯左岸。少停回行。八月初一日。夷官呢克耆。駕船。駛至黑龍江城下船。呈出吉拉明阿前給曉諭原文一件。木哩斐岳幅現具回文一紙。投交後由陸路折回。該副都統等。將回文封送前來。又報稱。烏魯蘇木

丹卡屬西爾根奇海蘭通此二處左岸○各添窩棚一所○初
二日○夷人百餘名駕船載糧○向上回行○另有騎馬人○由陸
路回國○初六日○有夷官駕船載畜○自上游駛至大黑河屯
左岸停泊○據呢克賚述稱所來人船牛馬等俱留於此○又
添蓋房二十三所○並據黑河口各官報稱○七月二十一日○
有夷人駕木篺○載牛糧○道出黑河口東行○是晚有夷人駕
木篺○載牛馬○至薛爾古江下嘎庫左岸停泊○二十三日○有
夷人駕船載糧下駛○午錯時○有夷人駕船載糧○自下游駛
入黑河口○向上回行○二十四日○有夷人駕船○自下游駛抵
霍爾托庫○抽換夷人○折回下往○二十六日○嘎庫左岸停泊

夷人木薛亦俱東行。二十七日。有前遇夷官瑪雨爾等帶男婦子女駕火輪船旋出黑河口。至薛爾古以下左岸停泊。復登高瞭望各等情。查吉拉明阿前曉諭木哩斐岳幅時。恐通事傳語參差。故備文知照。令其登覆。詎該夷捧為行期匆促。容俟逐次致達。茲接閱回文。仍恃狡辯。將原咨還繳。意存詭詐。將寄投清文兼夷字回覆附封一件。封呈

軍機處備覈。

硃批。知道了。

奕山等又奏。黑龍江上自格爾畢齊河起。至霍爾托庫止。黑龍江城附近左岸。向有旗户分駐三十餘屯。田園無幾。

歲穫食糧。尚自不敷糊口。按月接報。並無接濟該夷情弊。至精奇哩等處為布特哈鄂倫春打牲遊牧之地。向無構舍墾田。松花江兩岸。住居赫哲奇勒爾費雅哈等。素以打牲捕魚為業。無糧可濟。惟三姓距黑龍江口八百餘里。連歲歉收。旗民不能自顧。夷船下駛。隨載食糧。可知內地弗克接濟。第該夷不受羈縻。其圖占地方。已屬顯然。

硃批。知道了。

奕山等又奏。據報夷酋普提雅廷。探無折回音信。西勒胯薩虧已回本國。僅留夷目央畏枯幅在海蘭泡居住。令通事曉諭夷目。現在界址未定。所有海蘭泡闊吞屯。搭蓋房

閱。先行撤回。靜候爾國使臣。折回查勘。據該夷目答稱。折回信息。伊無從得知。所蓋房間。俱係伊國大臣主張。各處居住夷人。自必嚴加管束等語。復令通事。諭以可即致信與木哩斐岳幅。令其來此會商。該夷目答稱。我等不敢行文令其前來。伏思查勘地界事宜。必須會晤夷酋。方能定議。節近立冬。著提雅廷折回日期。猝難趕到。未便在此久候。隨攜眷起程回省。仍飭該副都統。嚴禁旗民人等。不准私通貿易。至會商未定界址之處。應飭理藩院。行知該國明年何時可到海蘭泡。訂明准期。復查海蘭泡等處。現存夷人男婦一千餘名。蓋房一百餘間。看其光景。勢難立即

撤回。而松花江事同一律。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遵旨曉諭俄夷情形一摺。普提雅廷由天津折回。尚無消息。其會勘烏特河地界一節。據稱尚待回國請示伊主。奕山自未便在彼久候。惟界址未經議定。而海蘭泡闊吞屯等處。早有搭蓋房屋。烏魯蘇木丹卡屬西爾根奇海蘭通兩處左岸。近復添設窩棚。並有火輪船駛至黑河口。至薛爾古左岸停泊之事。夷目央喪枯幅。既故意推諉木哩斐岳幅。又擅敢駁回文書。肆行無忌。情甚可惡。惟有嚴加防範。斷其接濟。禁止沿海打牲人等。貪利容留。私與交易。使其日久無利。或可消占踞之謀。而亦不至驟開邊釁。著該將軍等。妥籌辦理。本日

已諭理藩院咨行薩納特衙門查詢晉提雅廷於來春何時到黑龍江以便奕山屆期馳往會勘地界惟夷情詭詐反覆多端且看其回文有無別生枝節屆時再行相機酌辦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前據薩納特衙門咨稱仍令晉提雅廷入都業經本院咨覆在案茲據黑龍江大臣咨稱貴使臣晉提雅廷並未路過該處諒必先行回國計算本年冬間未必能到黑龍江俟明春冰泮後晉提雅廷何日可到望貴衙門先期知照本院以便行知黑龍江大臣屆時前往會晤公同查勘烏特河界址至海蘭泡等處均係中國地界近來

貴國人船。往來不絕。並自蓋房屋居住。屢經中國官員。好言曉諭。木哩斐岳幅等置之不理。實屬有違成約。中國與貴國和好多年。不應令屬下人。任意占踞中國地方。貴國仍當速飭木哩斐岳幅等。將該處人船撤回。免生事端。方為妥善。為此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查覈咨覆可也。

癸卯。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今闊夷字據駐京之達喇嘛巴拉第咨稱。所有去冬遞送咨文物件。迄今並未收到。務將往返遲延緣由。聲覆等語。查從前遇有俄夷寄京物件。分別重輕。間或遲至三兩月。遞送到京。但近年來寄京物件較多。或交年滿領催。或特派領催運送。去

冬寄京物件。當領催已有進京差使。尚有領催二員。時有

檢驗兌傷之差。現有送到寄京物件。於五月間業經遞送。

查俄囉斯往返寄運物件。近來較多。嗣後可否遇有輕小

者。照例由驛遞送。重大者隨差附送。每年均令在四月。十

月。送交庫倫。以備遇便遞送。

硃批。著照所擬辦理。

十月。庚戌。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奏。據蘇松

太道薛煥稟報。有俄夷船隻。駛至吳淞口外寄泊。詢因遭

風損桅。暫停修理。於二十一日修竣。向東南外洋駛去。又

據報稱。該夷復於九月十四日。駛至吳淞口。據咈囒哂繙

譯李梅報。係俄囉斯員外郎明常。言於十八日。前來謁見。該道告以俄夷向來不在上海通商。未便接見。至十八日。李梅帶同明常。徑自來署。該道因俄夷本在北路通商之國。當即以禮接見。據明常稱在理藩院讀書八年。本年二月。隨國使普提雅廷。乘火輪船。往來各國。現由日本國回棹前來上海。即日便赴日本。並呈出照會一件。報明該船現在上海。並無他語。該道告以此間並無該國通商馬頭。未便逗留。該夷唯唯而去。查該夷船進口投遞照會。雖無求請之詞。而有全權辦事大臣字樣。且言詞恍惚。情屬叵測。已飛飭沿海水師。照會各省。一體嚴防。

諭軍機大臣等。河桂清趙德轍奏。俄囉斯夷船於九月十四日。駛至吳淞口。十八日。咈囒哂繙譯李梅帶同該夷官明常。謁見蘇松太道薛煥。聲稱。該國大臣普提雅廷。現在船內。並呈出照會。經薛煥催令起程。該夷即於十九日出口等語。普提雅廷於七月間。駛至天津。投遞文書。經直隸藩司錢炘和。代為呈遞。已飭理藩院咨覆該夷。令其前赴黑龍江。會同欽派大臣。查勘烏特河地界。據該夷回稱。尚須折回本國。至今並未駛至黑龍江。所有上海夷船。是否普提雅廷在內。尚難憑信。雖業經出口。無所要求。惟該船由黃浦江。徑至上海城外。毫無阻攔。守口員弁所司何事。該夷潛入海口。或私販貨物。或窺探地勢。心存叵測。不

可不防。如任令佳米熟習。將來必有非分干求。又饒口舌。嗣後應如何責令守口文武員弁嚴密稽查。以杜後患之處。著何桂清趙德轍妥善辦理。毋稍大意。

癸丑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淳。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數德泰。茲據三姓副都統報稱。黑龍江自西北發源。由舊設界碑之格爾畢齊河起。東一千四百十餘里。江之左設有烏魯蘇木丹卡倫一所。東折二百四十餘里。江左為海蘭泡。又東折八里。江左係該夷建房之地。江右即大黑河屯。迤東五里。即小黑河屯。與江右精奇哩屯相對。又北七十里。江右為黑龍江城。迤東下至一千一百餘里。江之

右為奇牛山。所設布哩雅者。係夷人自稱之名。即長地也。又東北九百六十餘里。係黑龍江口。為松黑兩水滙流之處。自格爾畢齊河至此。約程三千八百里。其間左岸一帶。夷人占居十有餘處。皆屬黑龍江管轄。由黑龍江口。向西南而行。上至三姓城。約程八百里。下至江左之霍爾托庫。約四千里。係吉林黑龍江兩省接壤之區。由此東行四百三十餘里。至圖勒密。東一千四百七十餘里。至闊吞屯。又東五里。至奇咭屯。以上三屯。皆在右岸。係吉林管轄。自霍爾托庫。至此綿亘一千九百餘里。道路僻遠。向無防兵。惟有赫哲奇勒爾費雅哈人等。在於兩岸居住。由奇咭而下。

江河浩淼。島嶼紛歧。東抵海口。遠非一日可到。礙難往查。

該夷現占兩省地界。並相距道里。繪圖貼說。

硃批。知道了。圖留覽。

十一月。丙戌。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淳。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敦德奏。黑龍江副都統等報稱。八月二十三日。有夷官帶人駕船。自下游駛至大黑河屯左岸停泊。續有夷人駕船。亦自下游駛抵該處。旋即回行。是日有夷人分駕大小船隻。自上游行至大黑河屯。即在左岸存留。又有夷官帶領男婦。自大黑河屯左岸占踞之處。駕船順游下往。又有夷人駕船。自上游經來投具巢穴。該夷現又添蓋

房十一所。滋墾地十五晌餘。又有夷人分駕車船。自精奇
哩河水陸並下。詢據夷目聲稱。由山彥哈達等處。伐木六
十餘筏。又有夷人駕船。亦自上游來投。又有夷人。由陸路
向上回行。又緝獲夷人二名。詢係由奇牛山。尖迷路徑。當
亦送交夷官。又據黑河口各官報稱。現有火輪船一隻。出
黑河口。由江面東行。又有夷人駕船。順游下往。另有夷人。
自下游行至霍爾托庫。換船駛入黑河口。向上回行。又有
夷人駕船。駛至霍爾托庫。少停即行。又有夷人駕船出黑
河口。稱赴霍爾托庫投文。又有夷人男婦。分駕船隻。先後
東行。又有夷人駕船。自下游駛抵霍爾托庫。留夷人二名。

餘皆回行。又據烏蘇里口各官報稱有夷人男婦駕船先後自上游駛至圖勒密。占路運糧房二所等情。

硃批。知道了。

庚寅。伊犁將軍扎拉芬泰奏。籌辦夷務情形。查俄夷匡蘇勒官。率領夷圜人等自伊犁起程之後。派員照料。並密囑其留心察看該夷人等。一路情形。茲據稟稱該夷官以及夷商人等。因見沿途款待。均屬欣悅。安靜出卡。察其詞色之間。毫無怨望等語。至應辦茶稅之塔爾巴哈台阿克蘇各城。亦經傳知各大臣。一體欽遵籌辦。奴才尤有請者。伏查俄夷地方東西邊界。均與中國相首尾。具黑龍江接壤

者。則以外興安嶺為界。而我
朝勘定黑龍江時。東部曰羅刹者。即逾分界。割據北岸之雅
克薩呢布楚二城。順治康熙年間。屢次遣兵驅逐。迨康熙
二十八年。始與我大臣索額圖等會議。於黑龍江勘定鴻
溝。界址分明。乃歸我二城。而立石勒議七條於西岸。蓋已
百數餘年於茲矣。何以該夷至今復有聲言勘定分界之
語。且分界處所。在黑龍江而不在天津。即欲再行勘定。該
使臣何以來津。至俄夷人船。在黑龍江游駛。兩岸蓋房。種
種詭詐。其意必有所在矣。是此次該匡蘇勒官決然舍去
誠如

聖諭。或者該夷意在黑龍江通商。抑或該國接到咨文。別有商議。均未可定。第念黑龍江密邇留都。為根本重地。將來該夷如果有通商之請。似未便准行。儻出於萬不得已。勢難堅卻。則通商章程。不得不慮其所終。而慎之於始。應如何杜漸防微。似必應熟籌審處。至西陲一帶。與該夷西界毗連。當此鼠首兩端。惟有隨時偵探。加意密防。不敢稍涉大意。

硃批。覽奏俱悉。

十二月。庚戌。

欽差大臣大學士兩廣總督葉名琛奏。查暎酋嚬爾唫自八月由嗌咖啦回粵後。旋聞有咈囒哂國公使噶嘫勞士。咪唎㗼

國公使咧嘶喙於九月上旬中旬先後來粵○探聞嘆爾唫
當七月內在嗌咖啦敗仗之際○由陸路奔逃○已被嗌夷各
兵追至海邊○適咈嘶哂有兵船數隻往過○連開數礮○嗌夷
之兵始行退回○嘆酋乃得免於難○嘆酋因感噶酋救命之
恩○到粵後請酒致謝○並議現在中國究應如何措置○據噶
酋云○當上年起事時○原未嘗在此目睹○惟在中國所得傳
聞○卯已至詳且盡○即如首攻礮臺十餘處○並未與較○屢燒
民房鋪戶數千家○亦弗與爭○總必俟直撲城垣○中國兵勇
方肯交戰○無不得手○看來中國兵力非微○必有成算深謀○
豫占地步○今昔時勢○迥不相同○是非曲直○尚須自酌○非比

前十餘年之煙案尚得有所藉口○至於我由本國開行時○屢奉國王明示○咦國與中國現有爭戰之事○派爾往廣東祇在守約通和○不准助勢附敵○毋令中國視我咈國為冦讐小人一般○致與前議和約有乖○想尊駕來粵時○貴國王自必面授機宜○亦可遵照辦理○嚬酋聞之○亦頗以為然○尚覺游移未決○適值咪唎堅國亦復更換公使○該國備知上年咦夷滋事○實由於咱嗎之暗助唆使○先已撤回○此次咪唎噺嗹在國○即公同議定○照常通商○毋得另生枝節○前於九月十九日到粵後○咦夷恐其照會先行上省○多方阻撓○咪唎酋不聽○遂於十月初八日○將照會由澳門同知轉送前來○

旋於初九日照復咧酋接閱之下甚為欣感即將照復之文刊刻分送各國並言可見我國與中國和好無嫌粵省大憲如此相待予以體面較之從前接見者尤有光榮咪國各商民無不歡呼載道嘆國各官聞之大為神驚氣沮嘆商遂皆歸怨於嘶酋彼咪國公使到粵不及一月得占先著我國公使來粵前後兩次已越半載有餘竟無隻字往通音問究竟何時了局嘶酋不得已復往與咈國噶酋相商並歷查十餘年舊章凡各國新公使到粵總係先行照會上省再由省城與之照復從未有中國先施之事咈國噶酋到粵本在咪國咧酋之前嘆國各官皆稱此時不

可徑通文書。設若往投。竟不接收。縱使接收。亦必不覆。看
來有何顏面。噶酋新到。竟誤信其言。及聞咪國咧酋之事。
遂覺恍然大悟。相約同遞照會。於十月二十六日。據通事
吳泉來稟稱現有㖊國譯字官喊㗅嗎。令其帶上前㖊國
公使吔㖓。前咈國公使㖒㖡照會各一件。並稱二十七日
午後。有㖊國火輪船一隻。三板船二隻。桅上皆掛白旗。並
書有免戰字樣。駛至省河白鵞潭河面。船內載有㖊官三
人。咈官二人。呈遞兩國新公使照會。懇請委員接收後。旋
即返棹等語。臣當即拆閱吔㖒二酋照會。內稱該國各派
有新公使來粵接辦。嗣後有照會仍希照覆。此外亦無他

說○因思接見夷商○必須熟識夷情之員○不亢不卑○方可與之晤面○查有候補通判南海縣縣丞許文深○常年管理夷務往來文件○前在九龍司巡檢任內○每與香港夷商○多有交涉事件○素稱信服○遂於二十七日午刻○先在白鵞潭河面守候○甫交未刻○果見有火輪船三板船共三隻○乘潮而進○火輪船上四方大白旗一面○三板船上三角尖白旗各一面○皆大書免戰二字○喚官係兵總一員○小兵總一員○譯字官一員○啣官係兵總一員○譯字官一員○迨各船攏近○即來船相見○各酋皆免冠佩劍○禮貌尚稱恭順○欽奉少坐○即將照會接收○各該酋亦皆回本船○揚帆而逝○臣詳加披閱○

文理鮮通。字句費解。大抵嘓酋照會內稱中國五港口。獨廣東何以不准進城。並欲請中國特派平儀大員。與之另行商議條約。上年起事。所有𠸄民及𠸄屬受累。皆當照數賠補。並欲河南地方。及各礮臺駐紮𠸄國軍士。以上數條。如能允准。即可將附近兵船。全行退去。中外通商照常。各等語。臣當即逐一照覆。如來文內稱中國四口無異。惟具一口不然。別處情形。其皆如此。獨一處則否等語。查貴國來粵通商。已有一百餘年。始在廣州一口。先無四口之名。至道光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兩次立約後。方開四口。蓋始起於廣州一口。原有舊日成規。本與四口不同。至於廣東

進城一節。前道光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兩次條約內。皆無
此款。惟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噓公使忽欲議及進城。先以
兩年為期。不及一年之久。商民因其多事。回國控訴。是以
將其撤回。遂換吱公使來粵。道光二十九年。與前大臣徐
往來文件。罷議進城。吱公使出示在公司。行不准番人入
城之語。是以本大臣前在巡撫任內。亦會同前大臣徐。以
嘆人罷議進城一事。奏明
宣宗成皇帝在案。前已欽奉
上諭。設城所以衛民。衛民方能保國。民心之所向。即
天命之所歸。今廣東百姓既心齊志定。不願外國人進城。豈能徧

貼謄黃。勉强曉諭。中國不能拂百姓以順遠人。外國亦應察民情而紓商力等因。欽此。並聞貴國一千八百五十年新聞紙內載。君主有國書到香港。交與吱噹。內云。所陳中國天津並五港口各情形。均已知道。該大兵頭果能知機理事。且知兩廣總督徐。暗中出計。廣東巡撫亦在其中。先行會陳中國北京。暗派索倫兵防禦天津。雖我兵船不難攏岸與之打仗。吱噹尚知國體。深曉中國規矩。此次前往中國各港口。不過密為查探。看視中國地方之衰旺。一要打仗。中國百姓皆言我國人無理。可見我大兵頭吱噹。辦事妥好。斷無意外之虞。甚屬可愛。吱噹賞加威哩吧號等語。並另賞

奬功牌一件在身。甚為美耀。當時英官英商在香港者。皆穿禮服道賀。是貴國商民。皆以呅公使為然。不以嚥公使為然也。即此次貴公使奉命而來。自當欲效呅公使之所為。亦必不肯效嚥公使之所為也。來文候派平儀大員。會同商議。另行商議定約。總必俟該約二紙。分抵本國與中國。盖寶為據。然後撤師。查道光三十年。呅公使親赴上海。遣人駛至天津。復有進城之請。咸豐四年。咆公使又自赴天津。懇請進城。並更議條約等事。

大皇帝因道光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兩次條約。均係奉

宣宗成皇帝鑒定萬年和約。以期永守和好。並無更改之處。由此

中外通商。均沾利益。無不照約辦理。實為妥善。

大皇帝又因罷議進城之事。已奉有

先皇帝諭旨在前。即萬年和約。亦欽奉

先皇帝所定。俱未便更易。所以責國兩次前赴天津。雖有

欽派大員接見。並未允准會議章程。仍令回粵遵守和約辦理。此

時中國無論何等官員。俱不敢有違

聖旨也。來文又稱。近來起事之間。所有暎民。及暎屬國。受其損累者。皆應照數賠補等語。查上年九月間起事。中國因拏內地人犯。已領事信聽划艇船主一面之詞。謂官兵到船拏匪。扯破暎國旗號。不知官兵到船時。並未見有旗號。即據

被拏之水手供稱官兵往拏之時。因船未開行。旗號收在艙內。是旗號並未扯破。顯然無疑。該划艇係內地人蘇亞成所造。轉雇該船主代領牌照。故船內水手。皆係內地匪徒。所拏李明太梁建富均已供認在洋行劫。有吳亞認可證。該二犯委係巨盜。疊接巴領事官來文。業將該犯十二名交還。已屬情理兼盡。而巴領事官不收。突然無故興兵。毀各路礮臺。連日開礮攻擊省城。並派喚兵放火三次。延燒各處房屋。中國商民受其慘害。較之貴國損累更重。現在城廂內外紳民。紛紛到轅遞稟。懇求本大臣。照會貴公使。秉公查辦。尚未行文。儻不相信。本大臣俟下次照覆文

內即將所收各稟鈔給貴公使閱看作何辦理至河南地方紳民眾多尤見剽悍道光二十七年四月有貴國商民欲租河南地據該處紳民聯名具稟已由德公使批覆止息此事現據來文所稱河南地方及沿河各礮臺駐紮軍士等語河南地方前次租造棧房尚且中止何能駐紮軍士其沿河各礮臺均係紳民捐資起造以防盜賊之用貴國軍士欲駐紮該處恐致釀成事端久聞貴公使老成持重國中無不相推今既來粵貴國所倚重者原為在此了事斷非到此生事想貴公使有理當明無事不公亦無待本大臣之期許也至來文所稱中外通商照常一語更見

貴公使明理曉事○自定通商和約以來○中國商民○無不以
禮相待○惟上年九月以後○各國商船不來○並非中國攔阻○
今得貴公使中外通商照常一語○如是○方足以慰貴國上
下推重之心○更可以遂各國商民仰望之願○總之兩國素
稱和好○至於中外通商照常○顧當彼此行文○妥為商辦○此
臣照覆咦國嘓酋來文各條之原委也○至咈國噶酋照會○
因上年春間○有傳教人馬神父○被廣西西林縣拏獲正法○
欲將西林縣問罪○並令賠補銀兩○並以第三十五款和約
章程○派員另議○所有上年省城行內燒去物件○理應賠銀○
即咦國現索中國賠補○應將河南之地○及各礮臺○交與咈

喚兩國。派兵把守。俟議定章程。然後撤兵各等情。臣當即詳細照覆。如來文所稱傳教人馬神父經廣西西林縣被拏拷打致死一事。前接咈公使來文。已據廣西按察使稟稱據署西林縣知縣張鳴鳳稟稱咸豐六年正月十九日。並無拘拏馬神父拷打致死之案。惟是年二月間。據尖容村團長稟報有匪徒馬子農等到村妖言惑眾。糾夥拜會。並姦淫婦女搶劫村寨等情。當即會營督團前往捕拏。隨將馬子農拏獲到案。據馬子農供係廣東人。與林八鄧亞修均是同黨。林八等現在淩雲縣屬滋擾。伊來西林縣糾夥拜會。並搶擄姦淫等供不諱。是以訊明後業於勘辦股

匪案內具報在案。茲奉飭查。實止拏辦馬子農正法。與札開馬神父名既不同。籍亦不合。本大臣據此。先已照復哳公使在案。查天主教原係勸人為善。第二十三款和約章程內載。佛𠻗哂無論何人。如有越界遠入內地。聽憑中國官查拏。但應解送近口領事官收管。中國官民均不得傷害虐待等語。無如貴國人往往不遵條約。屢有越界以及遠入內地傳教。即如道光二十六年八月。有噶嗶喲唎額𡀔哩斯塔二名。由西藏解回廣東。二十八年。有羅啟楨一名。由四川解回廣東。三十年十一月。有呢嘁哩唎𠯁呤咖唎二名。由蒙古解回廣東。咸豐元年四月。有嗑𠻗一名。由

江西解回廣東。五年九月。有雅水明一名。由嘉應州解至省城。本年四月。有問其姓名言語難通之佛囒哂傳教人。由仁化解至省城。均係交貴領事官收領各在案。凡係貴國傳教人違入內地。無不訊明交回。可謂情理之至。今廣西五口之外。本係越界並深入內地。如果馬神父問明係咈囒哂人。斷無不遞回廣東之理。況天主教既係勸人為善。至於有姦淫搶劫情事。似非傳教為善者所應為。則其非馬神父可知。至來文又稱本國民人及所保護者在省城。所有行內物件。均被燒毀。照數賠銀等語。查上年九月內。嘆國無故動兵。放火延燒西關一帶房屋數十萬人皆

在目睹。即各外國人亦無不周知。暎兵放火燒燬。各外國人。自應向暎國理論。並聞巳領事官早巳允其賠補。實與中國無干。來文又稱。按照第三十五款和約章程。再請派員另議等語。查道光二十五年。兩國所立章程。係奉
宣宗成皇帝鑒定萬年和約。以期永守和好。並無更改之處。
大皇帝因此萬年和約。乃欽奉
先皇帝所定。
聖諭煌煌。無不懍遵。此時中國無論何等官員。均不敢稍有異詞。何能另派大員再議。至所稱暎國索中國賠補一節。查上年九月起事。係在暎國無故開礮轟擊省城。攻毀各路礮

臺。燒毀各街房屋。中國紳民受此傷害。孰是孰非。各國自有公論。上年十月。接據嚫公使來文。內稱貴國與別國交兵。本使臣義不干涉。足見嚫公使深明大義。不肯干涉嘆國之事。想貴公使亦皆明理曉事。自必仍與嚫公使所言無異。但毋聽旁人慫慂之詞。轉失貴公使持正之本心。查河南地方。紳民眾多。尤稱剽悍。貴軍士如欲駐紮。恐致釀成事端。本大臣總以兩國和好。如有通商事宜。彼此皆可妥辦。幸勿惑於浮言。轉為代人受過。此 臣照覆咈國嘆酋來文各條之原委也。查嘆咈咪三國。本皆世讐。各不相下。然每遇中國交涉事件。彼此又復句連一氣。以為力合勢

眾。皆可有挾而求。上年英夷滋事。惟咪國伯嗎為陰謀。始
而尚不敢公然抗拒。迨至十一月初旬。竟在東路各礮臺
挾仗大挫其鋒。迨該國聞知。皆謂外國與中國交鋒。各國
舊例不准干豫。乃伯嗎揷入扛幫。實為多事。是以將其撤
回。此次咪國新公使咧酋來粵。緣該國與中國偶有此隙。
恐生芥蒂。實與通商有礙。適本年六月中旬。咪商吐嗹咍
等來至黃埔。懇求開艙貿易。當即允行。復於照覆咧酋文
內。所有上年伯嗎在此助虐犯順各情。並未一語提及。使
之得以轉顏。咪國各酋。以為中國真可謂大度包容。同聲
感戴。至於咈國嗎酋。既已力勸英國噸酋。自酌息事。何以

轉為其所用。實因咆吟尚在香港。再三央懇。即使嘆國不允借兵相幫。本國尚有馬神父之事。何得不與之理論。藉此亦可稍助聲威。其實馬神父一案。本係上年夏間。前署公使嚩嘿任內之事。先已明白照覆。半載以來。並未饒舌。即咘喴本年夏間回粵。雖申前說。復加反覆開導。皆已寢息。現在噶酋之嘵瀆不已。實由於嘆國咆酋從旁慫恿。似尚非出自本心。執意咪國唎酋聞知。大為揶揄咈國噶酋。不應附和嘆夷。同遞照會。譏笑之詞。形諸筆墨。現已刻入新聞紙內。各國傳觀。噶酋亦頗自生慚恧。惟嘆咈咪各國自立條約以後。猶復貪得無厭。狠狽為奸。其要挾固結之

心。幾於牢不可破。經此設法反間。已令自相攜貳。果使咲國之勢先孤。定知各國之心亦轉。況咲夷橫肆虐。本已有一百餘年。海外諸國。側目已久。今在中國無端生釁。相持一載有餘。本居騎虎難下之勢。該嚫酋到粵。將及半載。總無照會前來。職是之故。幸而該女主國書。已於十月中旬。由火輪船遞到香港。探聞內載。所陳中國事宜。務使好釋嫌疑。以圖永久相安。毋得任仗威力。恃强行事。即中國有未能相允之事。仍當和衷審度。據情奏報。聽候國旨施行。斷不准妄動干戈。復及沿海各省。有失國體各等情。緣近日咲國新聞紙愈加秘密。編列號數。封鎖在匧。非當議

事之期○各夷官皆不能取閱○外間更無從購覓○因密派向
在夷樓交涉熟習相信不疑之人○能通夷語○兼諳夷文○每
值議事時○作為無心相遇○左右其間○旁視側聽○始得備悉
其詳○雖𡅏酋此次照會○仍有要求各款○前已屢經駁斥○彼
未嘗不明知其勢有難行○聞得尚有寓意在乎其中○一則
新到粵省○若將前各公使所求未允各條○一概置若罔聞○
恐彼國中必有議其後者○莫若再行瀆請○無論准駁○姑為
嘗試○二則上年該夷三次城廂內外放火○延燒房屋千家○
中國商民受害○較之該夷尤重○何曾不知○若皆反唇相稽○
索令賠償○彼吏無可置辯○三則該國窮乏已極○現經咭咖

啦之變。餉項無出。傷即各款未能允行。或可比照前次許給銀兩。亦可稍濟眉急。其鬼蜮伎兩。饕餮潛謀。諒亦不過如是。業經臣於十月二十九日。將所求各款。逐一剖析照覆去後。至今尚無續有照會前來。溯查從前許以兩年後進城。十二年後更換條約。原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詎料包藏禍。胎貽患至今。若再不乘此罪惡貫盈之際。適遇計窮力竭之餘。備將節次要求各款。一律斬斷葛藤。以為一勞永逸之舉。則得隴望蜀。伊于胡底。不獨當前之錮憂莫解。更恐此後之流毒方長。但夷性反覆靡常。詭詐百出。當此功虧一簣之際。臣尤應密為防範。明示懷柔。斷不敢稍涉

大意。頓乖全局。總俟其附近兵船。全行退出。各國貿易開艙有期。即行飛速奏報。以期早慰

聖廑。

諭軍機大臣等。葉名琛奏嘆咈二酋呈遞照會。據理回覆各情形一摺。該夷酋自知理曲。猶肆要求。希圖獲利。該大臣據理辯駁。委婉詳明。措詞甚為得體。諒該酋當無從置喙。前此屢至各口。皆係嘆咪夷酋狼狽為奸。咈夷向未干預。此次隨同要挾。顯係受嘆酋慫恿。嘆酋雖為咆酋牽制。幸該國王不許與中國滋事。不過稍遲時日。自有轉機。葉名琛既窺破底蘊。該夷伎倆已窮。俟續有照會。大局即可粗定。務將進城賠貨。及更換條約各節。

斬斷葛藤。以為一勞永逸之舉。如果該夷兵船。全行退出。各國貿易。開艙有期。即著迅速馳奏。此時各省軍餉。待用孔殷。該督定能兼權緩急。早裕利源也。

葉名琛又奏。俄國向不在廣東貿易。咸豐六年十月。有該國啞哪喇兵船一隻。十二月。有該國嚟唎咧兵船一隻。七年九月。有該國喊吐火輪船一隻。先後來粵。寄泊外洋。迭飭防範。其後來之啞哪喇兵船。及喊吐火輪船。俱係來香港。向唤咭唎索取前許之兵費。其嚟唎咧兵船。因火食缺之。暫泊外洋。均未駛入內洋。亦無稟函投遞。啞哪喇嚟唎咧兵船。先後開船回國。喊吐火輪船。仍在外洋寄泊。尚未

回國○

硃批○知道了○

庚申○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廣東巡撫柏貴○副都統雙禧雙齡粵海關監督恆祺廣東布政使江國霖按察使周起濱

奏○奴才柏貴旋粵後○細加體察○上年嘆咭唎夷人構釁督臣葉名琛調集兵勇○堅忍相拒○並停止各國貿易○雖當時沿河民房礮臺○率被焚毀○不無驚擾○然嘆夷所失亦多○相持許久○卒將兵船退出省河○各國夷人○尚皆不敢輕視○還延半載餘○雖照會不通○亦未蠢動○奴才與督臣商酌○如該夷呈送照會○自可因勢利導○藉資綏輯○本年十月內○有咪

唎堅夷酋照會督臣。請與見面。恭投國書。督臣復以前此接見夷人。率在舊洋商伍怡和之仁信棧房。今此房已於去年。為暎夷所焚。雖有願見之心。並無可見之地。未經允許。當時督臣並未知會。奴才於事後始行聞知。竊深詫異。遂往見督臣。詢以前事。據云。如見咪夷。而暎夷乘時來擾。成何事體。且暎夷禁阻咪夷。不准進口。如何能見。奴才詢咪夷既不敢公然犯順。轉來請見。安知非為暎夷調停。縱不親見。亦可委員前往。督臣答以彼未請員。殊可不必。不出一月。總可了事。奴才與督臣共事有年。知其辦事慎秘。所言如此。自必確有把握。且接見司道各官。力言可保無

事。遂致眾皆緘口。奴才亦以端倪未露。不能固爭。不意冬月初一日。各夷船數十隻駛進省河。督臣傳諭該夷如無動靜。兵勇毋許挑釁。相持數日。該夷遂於初九日。送來將軍督撫兩副都統五衙照會。督臣並未會商。不知如何回覆。迨十二日。該夷又送來五衙照會。督臣仍未通知。並傳諭各紳毋許擅赴夷船。如違特參。該紳伍崇曜等。遂爾觀望。十三日。礮聲四起。督臣始調各鄉團練未能齊集。至十四日辰刻。城內觀音山北門內外各礮臺。遂為該夷所踞。奴才等即傳伍崇曜會同各紳前往夷船。詢其所請。該夷語多驕慢。聲稱。奴才等均非辦理此事之人。此番舉動。因

督臣拒之太甚。不得已而為之。事既至此。祇可前赴天津。

求

大皇帝另派曉事

欽差大臣。妥為辦理。省城亦不久踞等語。伍崇曜各紳等往來其

間。該夷堅執前說。忽於一十一日。該夷突至奴才雙禧衙

門。將督臣拉赴夷船。奴才等不勝焦急。遂令伍崇曜各紳

等前往看視。該夷竟不許見。傳語必不加害。又將奴才穆

克德訥。奴才柏貴。請至觀音山。但云彈壓城內外軍民。別

無一詞。奴才等再四思維。該夷城內斷難久踞。惟觀音山

所存各處十萬餘火藥。為其所焚。人心惶惶。自以安民為

要。且從古撫夷不外羈縻。仍令伍崇曜各紳等前往開導。
能否該夷不來天津。辦有大畧。再為馳奏。惟有仰懇
聖恩。迅賜簡放欽差大臣來粵。以柔遠人而定民心。奴才等夷務
雖非專責。而勦理無方。疏於防禦。均有應得之咎。相應請
旨飭部。將奴才等嚴加治罪。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硃批。覽奏實深詫異。另有旨。
諭內閣。穆克德訥。柏貴等。聯銜馳奏夷人竄入省城一摺。葉名琛
以欽差大臣。辦理夷務。如果該夷非理妄求。不能允准。自當設
法開導。一面會同將軍巡撫等。妥籌撫馭之方。乃該夷兩次投

遴將軍督撫副都統等照會。該督並不會商辦理。即照會中情節亦秘不宣示。遷延日久。以致夷人忿激。突入省城。實屬剛愎自用。辦理乖謬。大負委任。葉名琛著即革職。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廣東巡撫柏貴。副都統雙禧雙齡。粵海關監督恆祺。布政使江國霖。按察使周起濱。雖均有疏防之咎。惟該督未與會商。尚有可原。所請嚴加治罪之處。均著加恩改為交部議處。

又

諭黃宗漢著補授兩廣總督。即行馳驛前往。並著接授欽差大臣關防。辦理夷務。黃宗漢未到任以前。所有欽差大臣兩廣總督事務。著柏貴署理。廣東巡撫。著江國霖暫署。

諭軍機大臣等穆克德訥柏貴等聯銜具奏夷人乘機入城請旨嚴議一摺覽奏實深詫異本日已明降諭旨將葉名琛革職穆克德訥柏貴等加恩改為交部議處並命黃宗漢補授兩廣總督馳驛前往其未到任以前兩廣總督着柏貴署理矣英夷搆釁葉名琛節次奏報辦理似有把握本月奏稱嘆咈二酋呈遞照會已據理回覆方冀從此轉圜可以照舊相安不料該督剛愎自用於咪夷請見堅持不肯夷人兩次送來五衙照會又不與將軍巡撫等會商復諭各紳毋許擅赴夷船以致該夷忿激將城內觀音山北門內外各礮臺占踞並將該督拉赴夷船雖據稱斷不加害已屬不成事體葉名琛辦理乖謬罪無可辭惟

該夷拉赴夷船。意圖扶制。必將肆其要求。該將軍署督等可聲言葉名琛業經革職。無足重輕。使該夷無可要挾。自知留之無益。該夷自言省城亦不久踞。但欲其自行退出。必有無厭之求。惟該夷與穆克德訥。柏貴等。尚無宿怨。此時柏貴署理總督。着即以情理開導。看其有無悔禍之心。如果該夷退出省城。仍乞通商。該將軍署督等。即可相機籌辦。以示羈縻。儻該夷以索賠燒毀貨物為詞。即告以中國礮臺及民間房屋。被其攻毀者甚多。若論賠償。其數尚不足相抵。且係該夷首先開礮。曲直是非。各國自有公論。若竟不肯退出省城。仍肆猖獗。亦惟有調集兵勇。與之戰鬬。勿使久踞城中。況廣東紳士咸知大義。其民亦勇

敢可用。柏貴等當聯絡紳民。激其公忿。使之同讐敵愾。將該夷逐出內河。再與講理。該將軍署督等辦理此事。固不可失之太剛。如葉名琛激成事變。亦不可失之太柔。致生該夷輕視中國之心。是為至要。黃宗漢由京赴粵。到任需時。軍務未可遷延。全在該署督相度機宜。先行籌辦。俟辦有端緒。即行馳奏。以慰朕懷。所有關防印信。是否遺失。並即查明具奏。

穆克德訥等又奏。該夷十三日。一面鬧廠。一面交仗。奴才穆克德訥。奴才柏貴商酌。恐各壘兵力單微。添調滿營撫標各官兵。鏖戰一日夜之久。官弁兵勇各有傷亡。至總督鹽政印信並

欽差大臣關防督臣匆匆未能告知。如新派
欽差大臣來粤。請
旨飭部速將各印信關防另鑄帶來。以便辦公。
硃批。知道了。

甲子。黑龍江將軍奕山等奏。本年五月間。呼倫貝爾總管
吉拉明阿報稱。保護呼倫貝爾游牧之庫勒都爾等十五
卡倫。與俄夷邊卡相距。均在數百餘里。設有緩急。不能驟
至。且呼倫貝爾地方。與俄夷逼近。現當防範喫緊之際。自
應暗為豫防。相應將庫勒都爾等十五卡倫。改與俄夷邊
卡逼近。設十二卡。呼倫貝爾總管衙門。至俄境庫克多博

卡倫。設立三台。於防守大有裨益等語。呈報前來。奴才等詳加查閱。該總管所見。甚為有益。即照該總管所報。飭令改設。旋據該員。將庫勒都爾等十五卡倫。移與俄夷邊卡相近之西伯爾口等處。設立十二卡倫。每卡駐官一員。兵二十名。呼倫貝爾總管衙門。至俄境博霍托等處。設立三台。每台駐兵十名。三台設兼轄官一員。令卡倫官兵。逐日會哨。以防疆圉。兩個月一換等語。繪圖詳報前來。奴才等派員覆查。所移卡倫。均屬相宜。足資防範。謹將台名相距里數。繪圖呈

覽。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呼倫貝爾地方保護游牧卡倫。請移至俄夷卡倫附近地方一摺。著照所請。所有呼倫貝爾保護游牧之庫勒都爾等十五卡官兵。准其移赴俄夷卡倫附近之西伯爾口等處駐劄。暗加防範。斷不可令俄夷猜疑。餘著照所奏。

乙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人竄入廣東省城。新授兩廣總督黃宗漢到任需時。令柏貴署理欽差大臣關防兩廣總督事務。並寄諭該署督等相度機宜。先行籌辦。此次夷情猖獗。原因葉名琛剛愎自用。辦理乖謬。以致夷人激忿。但該夷自通商以後。十有餘年。一旦違背和約。踞我城池。辱我大臣。情同叛逆。豈得謂之無

罪。此時若絕其貿易。聲罪致討。實屬名正言順。惟念起釁雖自該夷。而我國大臣。辦理亦未盡善。是以暫緩用兵。先與講理。並非畏其兇鋒。甘心忍受也。廣東民人。及各國夷人。應共喻朕大公無我之意。道光二十九年。英夷不敢進城。實賴紳民之力。今葉名琛既不能駕馭夷人。復不能激勵鄉團。動其公忿。以致大傷國體。實堪痛恨。著柏貴與紳士羅惇衍等。密傳各鄉團練。宣示朕意。如該夷悔禍。退出省城。尚可寬其既往。以示懷柔。若仍冥頑不服。久踞城垣。惟有調集各城兵勇。聯為一氣。將該夷驅逐出城。使不敢輕視中國。然後與之剖辯曲直。為後來相安地步。方足以尊國體而杜要求。據黃宗漢奏。外夷構釁。恐致土匪

乘機滋事。揆度時勢。自應嚴防土匪。以固根本。又恐夷人句結為奸。其患更不可測。應如何撥兵防禦。以消內患之處。著柏貴等妥籌辦理。又據黃宗漢奏該督前任浙江巡撫時。與穆克德訥共事。知其在乍浦副都統任內。不獨能得兵心。並且深得民心。此時夷務喫緊。各屬匪徒未盡撲滅。該將軍務與該署督著熟商安內攘外之方。勿生他變。前據葉名琛奏暎夷兵力已弱。其國主不願與中國滋事。又奏稱咪國吐嗹哈等來至黃埔懇求開艙貿易。經葉名琛照覆咪酋頗知感戴。今據穆克德訥等奏咪夷求見。葉名琛堅持不允。旋至各礮臺被占。是否係咪夷因暎夷無力賠其焚燒貨物。故爾稱兵助惡。希圖要求中國。以

遂其賠償之願。並著查明具奏。本日頒發欽差大臣關防。著先交柏貴祗領。其舊藏關防。若未遺失。即著封存。遇便派員齎部呈繳。

丁卯。江南道御史何璟奏。竊照夷匪藉端滋事。竄入廣東省城。風聞總督葉名琛已被夷人擁去。並聞將軍巡撫副都統各官。亦為該夷邀至觀音山。意圖扶制居民。為久踞省城之計。意外之變。實從來所未有。伏思粵省民風素稱勁悍。遠夷小醜。本無能為。皆由葉名琛措置乖方。軍民解體。以致該夷肆無忌憚。惟所欲為。此時若不臨以兵威。而仍藉口懷柔。曲加姑息。則喚夷愈增桀驁。即咪唎堅。咈囒

哂各國亦必紛紛效尤大局將不可收拾此今日粵東夷務不可不勤之實在情形也廣東連年寇亂雖屢經埽蕩而餘孽尤多今省城根本重地為夷人盤踞若不急行驅除遷延日久土匪聞風四起嘯聚鴟張各郡縣無所統屬紀律渙散調遣無從必致決裂難支悉成糜爛此又今日勦辦夷務不可不速之實在情形也現在兩廣總督又蒙

簡用黃宗漢計該督臣行抵粵境調集兵勇必須數月之久誠恐緩不及事署總督柏貴雖接受

欽差大臣關防但夷人已入踞内城該撫等受其羈制必不能有所施展為今之計惟有從外進兵方能得手其在省外統

兵大員。惟有水師陸路兩提督。水師提督吳元猷。宜令簡擇舟師屯防海面。未便調入內河。可否請
旨飭令陸路提督崑壽。酌調所轄弁兵。迅速進至三水佛山等處。擇要駐紮。並飛調附近鄉團。環集城外聽令。一面嚴檄該夷。責其跋扈之罪。勒限數日。退出省城。具照會情節。靜候總督到時覈辦。儻敢抗拒不遵。即行督師進勦。並傳諭省垣居民。同讐敵愾。與大兵內外應援。能縛城中夷人來獻。予以破格重賞。即將軍巡撫各官尚在觀音山。亦不得稍存投鼠忌器之見。計夷匪之入城者不過數千人。我以十倍之衆臨之。焉有不摧殄者哉。該夷外懾大兵有雷霆之

威○內慮居民為肘腋之患○狠顧夫據○勢必遁逃○省垣既復○然後平其曲直○施以威德○夷人必俯首聽命○大局定可保全矣○

何璟又奏○粤省大吏○辦理乖謬○釀成巨患○葉名琛之庸悖○固不待言○巡撫柏貴○雖藉口並未會商○然近在同城○何得毫無知覺○葉名琛剛愎自用○該撫即當正言規勸○如固執不從○亦應據實參劾○豈有置身局外○坐視貽誤之理○且巡撫身任封疆○地方是其專責○當夷船闖入省河○葉名琛既無準備○該撫即當分派所轄標兵○並徵調附近鄉團○聯絡聲勢○以禦其外○一面會同將軍副都統○傳集旗營○登陴防

守以固其內布置周密該夷亦安能逞其狡謀何乃袖手旁觀開門揖盜致令舍舟登陸直入重城總督則束手被擒巡撫亦甘心受制是柏貴之辜

恩誤國與葉名琛厥罪惟均至將軍穆克德訥副都統雙禧雙齡統轄旗營原為駐防而設今夷人闖入內城必經由旗下街始得至觀音山乃全營旗兵並無一人拒敵何竟一籌莫展任其占踞自由又安用駐防為耶從前琦善奕山耆因辦理夷務獲咎惟時夷人並未入城尚且革職治罪今粵省內外城皆為夷人所踞其辱國尤為甚焉雖葉名琛業經革職柏貴等業經交部議處在

聖恩寬大。不事苛求。而臣罪當誅。理無可逭。臣愚以為宜將該督撫從重治罪。並將葉名琛家產查抄。以充兵餉。將該將軍副都統等嚴加議處。然後可以振法紀而昭炯戒。不致覆轍之相尋矣。

戊辰。粵海關監督恆祺奏。竊照粵省現在夷務情形。撫臣屢與夷酋面晤。詞氣慷慨。大義凜然。該夷並未敢輕視。該夷酋深知粵省各官。惟欽差大臣一人專辦夷務。他人不能專主。雖經撫臣屢詢。總不吐實。意欲專俟

簡放欽差大臣到粵。始肯商辦。惟該夷占踞省城。已有十餘日之

久○雖未傷害百姓○而城內居民驚惶遷避○業已十室九空○
若必俟
簡放欽差大臣到粵○未免有需時日○不但就近土匪竊發堪虞○且
恐該夷另生枝節○更屬不堪設想○必得撫臣於此時先與
該夷議辦○方足以鎮定民心○免致別滋事端○查撫臣柏貴
由粵省州縣洊陞今職○前後在粵○幾及二十年○夷情尚稱
熟悉○且於咸豐二年○
簡放河南巡撫○暫留廣東辦理巡撫事務時○因督撫臣同時帶兵
出省○曾經護理
欽差大臣關防○奏明有案○如此時奉有

諭旨。先著撫臣妥為議辦俟
欽差大臣到粵。再為和衷共議。既可令粵省民心早日安定。且免
一人因執己見。奴才職司關榷。焦急萬分。本年正月以來。
屢向督臣籌商。無如督臣係專辦夷務之大臣。雖撫臣身
任封疆。尚且不能進言。奴才無地方之責。偶有一知半解。
更視為無足重輕。而中外各商。停徵待議。已及一年。銀貨
既不流通。虧折益形苦累。但能早一日議有就緒。即商民
早甦一日之困。現在省城僅開西南隅。內城之歸德門外
城之太平門。夷情叵測。詭譎異常。且華夷雜處。若遷延日
久。各種枝節。實非擬議所及。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黃宗漢到任需時令柏貴署理欽差大臣關防兩廣總督事務並諭該署督等先行籌辦夷務本日據恆祺因情形急迫由驛馳奏所請適與前降諭旨相符柏貴既署理欽差大臣夷務是其專責應撫應勦權衡總不外情理二字我中國自與該夷議和之後十餘年從不肯先行開釁妄起兵端今該夷燒燬城外民房又率衆攻城首先背約其罪顯然即謂葉名琛辦理不善朕已將該督革職可見一秉大公該夷當知感悔若復不自認罪肆意要求豈能任其無理仍與通商柏貴與該夷酋屢次晤面彼尚未敢輕視即可據理剖辯一面調集兵勇聯絡紳團以壯聲威而尊國體所有前諭該署督嚴防土

匪乘機竊發並諭侍郎羅惇衍等激勵士民之處均著遵照妥辦提督崑壽前曾帶兵攻勦梧州此時如未回省著柏貴另派妥員往梧州統帶官兵將崑壽調回省城督帶重兵以資彈壓水師提督吳元猷駐紮虎門有防禦海口之責此次夷船駛進省河何以毫無防範著柏貴查明參奏又據御史何璟奏該夷已入內城恐柏貴等受其挾制請飭崑壽酌調弁兵進至三水佛山等處擇要駐紮並飛調附近鄉團環集城外嚴檄該夷勒令退出省城夷匪不過數千以十倍之衆臨之勢必遁逃省垣既復然後平其曲直夷人必俯首聽命等語所奏不為無見著柏貴等體察情形酌量辦理

已已。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淳齊齊哈爾副都統
那數德署吉林副都統特普欽奏。准黑龍江副都統轉據
報稱。十月初四日。有夷人二名渡江。聲訴伊官所乘黃馬
一匹。現已走失無蹤。乞飭屯戶尋覓送還等語。經該弁兵
向各屯查無收隱。並見江左精奇哩。該夷人又添蓋房十
八所。地窖一所。詢據夷官聲稱。房作棲身窖存火藥等語。
又准三姓副都統轉據報稱。十月初一日。有夷人二名。由
霍爾托庫陸路。向上折回。十四日。又有夷人八名。亦自霍
爾托庫。向上回行。稱係遞送公文。又據烏蘇哩口巡防各
官報稱。有火輪船一隻。在近卡江面擱淺。有夷官一名。適

事一名抵卡稱其口糧不敷望乞接濟經該員等婉言阻

止各等情當即咨行該副都統分飭各官不時訪察

硃批知道了

癸酉湖南巡撫駱秉章奏竊喚夷復搆釁端以來所有夷

務各情形從未准廣東咨會官府事秘外間紳商亦無由

知其底裏近日有喧傳逆夷襲踞省城一事臣雖微有所

聞竊以省會重地守禦自嚴況逆夷陰懷叵測伺釁已久

豈有先事毫無戒備任其鴟張之理未敢信以為真乃數

日以來傳播愈繁連遣人採訪粵人之商於楚者取閱廣

州號店十一月十三日以後來信大畧相同不勝詫異適

查廣東摺件過境日期。督臣葉名琛自前月十二日拜發六百里後。惟廣州將軍。廣東撫臣。於二十三日。及二十九日。拜發六百里兩件。是外間紛傳兩廣督臣。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已赴夷船未歸。廣州將軍都統撫臣。曾為夷人邀往觀音山之耗。似非無因。其摺件是否在觀音山時所發。則未可知。事關重大。不敢壅於上

聞。

諭軍機大臣等。駱秉章奏。逆夷襲踞廣東省城一摺。本月十三日。據廣州將軍穆克德訥等。聯銜具奏。逆夷於十一月十四日。占踞觀音山北門內外各礮臺。二十一日。突至副都統雙禧署中。

將葉名琛拉赴夷船○朕因葉名琛剛愎自用○不能駕馭夷人○業
經降旨○將該督革職○命黃宗漢補授兩廣總督○接授欽差大臣
關防○辦理夷務○其未到任以前○命柏貴署理欽差大臣總督事
務○疊次諭令該署督等○先行籌辦○如該夷退出省城○仍乞通商○
尚可寬其既往○儻仍肆猖獗○亦惟有調集兵勇○聲罪致討○並諭
令在籍侍郎羅惇衍等○傳各鄉團○與各城兵勇聯為一氣○將
該夷驅逐出城○然後與之剖辯○為後來相安地步○嗣於二十一
日○接據監督恆祺奏稱○柏貴與夷酋屢次會晤○請先令柏貴籌
辦夷務等語○柏貴接奉前旨○尚未據有奏報○其在觀音山○是否
被該夷挾制○不肯即行放回○詳細情形○亦未得悉○本日據黃宗

漢訪聞柏貴等與該夷約議三條○一於河南地方○准其起造夷館○一海口買賣○准其抽釐金○先以數百萬歸補民房○以後俱入夷館○一如有公事○准其進城○拜會○閒雜夷人不得進城○雖傳聞亦未知是否確實○現在辦理此事○頗形棘手○駱秉章隸籍粵東○於民夷各情尚能熟悉○如有所見○不妨據實數陳○以備採擇○以後如聞粵東近事○並著隨時馳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七

